

南宋杭州的消費與外地商品之輸入

全 漢 昇

(一) 消費的商業都市之南宋杭州

(二) 南宋杭州的人口及其消耗

(三) 飲食類商品之輸入

(1) 柴，米之輸入

(2) 水產之輸入

(3) 牲口之輸入

(4) 水果之輸入

(5) 菜，鹽，酒，藥等之輸入

(四) 服用類商品之輸入

(五) 建築類商品之輸入

(六) 奢侈品之輸入

(七) 總結

(一) 消費的商業都市之南宋杭州

政治的都市，由于政治的目的而成立。唯其如此，所以牠吸收了大量的人口，于是購買力增加，外邊的商品源源而來，具備了商業都市的形態。但這種商業都市是偏于消費的，而不是生產的；即使有工業品或其他的生產，也不是佔主要的位置。所以 H. B. George 說：“首都同時是工業製造要地，是例外，不是常例。”(The Relation of Geography and History, p. 46) 如現在我國的首都南京，為政治的都市，人口多而購買力亦盛，但本身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生產，故為消費的商業都市。

南宋的臨安，即現今的杭州，也是這樣性質的一個都市。

自隋煬帝開運河以來，杭州因為是漕運的要地，經濟已經相當發達。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云：

餘杭……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

其後黃巢的暴動，五代的紛擾，以及北宋初年趙氏的征戰，牠都沒有受到兵禍，所以社會經濟繁榮起來。葛澧錢塘賦云：

如論錢塘，請申厥旨。自唐乾符之後，擁戎車者接軌。徐約劉浩之徒，孫儒董昌之輩，或毒螫于淮甸之邦，或虜掠于二浙之內。蘇常近境，允常故都，鞠爲戰場，蕩爲兵墟。至錢塘則不然，賴守土以安居。雖黃巢之衆，不能逾臨安而深入。雖田頔之暴，勿克破北門而馳驅。歷五季之後，迄聖朝之初，幾百年間，安堵無虞，干戈有備而不試，四民奠枕于里閭。方太宗皇帝之當天，繫太平興國之三年，鏐裔曰俶，遂捧圖籍以所管而獻焉。是邦之內，曰民曰軍，詎知血戰之憂苦，疇當矢石之辛勤。……茲其繁富日增者也。

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集云：

錢唐自五季以來，無干戈之禍。其民富麗，多淫靡之尚。

此外歐陽修有美堂記（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亦說：

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

因此，杭州在北宋時人的心目中，已經是一個很富麗的天堂。潘閬逍遙集酒泉子有云：

長憶錢塘，不是人寰是天上。

陶穀清異錄卷一亦云：

輕清富麗，東南爲甲。富兼華夷，餘杭又爲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堂也。

所以俗語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可是事實上北宋的杭州和當時的政治中心汴梁比較起來，實在瞠乎其後。所以

過慣汴梁的奢華生活的人忽然南渡到杭州，感到大大的不滿意。袁褰楓窗小牘卷上云：

汴中呼餘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宮。及余邸寓，山中深谷，枯田林莽塞目。

魚蝦屏斷，鮮適莫搆。惟野葱，苦蕒，紅米作炊；炊汁許許，代脂供飯。

不謂地上天宮，有如此享受也！

杭州之真正的成為“地上天宮”，實自宋室南渡，變作政治中心時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二云：

紹興間輦轂駐蹕，衣冠紛集。民物阜蕃，尤非昔比。

又陸游老學菴筆記卷八云：

大駕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又創立官府，扁榜一新。

這是南宋初年的情形。此後南宋百餘年間，杭州因為是政治中心的原故，一直發展下去，成為全國社會經濟最昂進的地方。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五四載樓鑰錢塘縣壁記云：

錢塘古都會，繁富甲于東南。高宗南巡，駐蹕于茲，歷三朝五十餘年矣。

民物百倍于舊。

同書卷五三載程秘城南廂廳壁續記云：

粵自東幸，于今百年。錢塘版籍，百倍往昔。

又耐得翁都城紀勝序云：

自高宗皇帝駐蹕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視京師其過十倍矣。雖市肆與京師相伴，然中興已百餘年，列肆相承，太平日久，前後經營至矣，輻輳集矣，其與中興時又過十倍也。

關於南宋杭州的商業情形，夢梁錄卷十三記載得很清楚：

自大街及諸坊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即無空虛之屋。每日清晨兩街巷門浮鋪上行百市，買賣熱鬧。至飯前市罷而收。蓋杭城乃四方輻輳之地，即與外郡不同。所以客販往來，旁午于道，曾無虛日。至于故楮羽毛，皆有鋪席發客。其他鋪可知矣。

大抵杭城是行都之處，萬物所聚。諸行百市，自和寧門杈子外至觀橋下，

無一家不買賣者。行分最多，且言其一二。……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

……每日街市不知貨幾何也。

這是就量的方面言。至于質的方面，杭州的買賣亦有可觀。例如：

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謂之珠子市。如遇買賣，動以萬數。又有府第富豪之家質庫，城內外不下數十處。收解以千萬計。

杭州商業既是這麼發達，稅收當然很大。所以蒙古兵佔領杭州以後，非常注意此城。馬哥孛羅遊記云：

因為這城是蠻子的首都，而且其中商業甚盛，稅收數目大到令人難以致信，所以大汗守視得特別注意。(Henry Yule and Henri Cordier,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vol. II, p. 189)

這裏要指出的，是南宋杭州商業的內容或性質。杭州自南渡後成為政治的中心，從外邊流入了大量的人口。人口多了，購買力大增，商業因之繁榮起來。在這種條件下發展的商業，其主要的使命當然是供給這大量人口的生活必需品及其他（如奢侈品）。〔自然，杭州本身也有工業品及其他的出產，運輸到別一地方去賣（註一）；同時牠也從事于屯販貿易（Transit trade），把外來商品販運到別一地方去（註二），如荷蘭的都市轉販外來商品往萊茵河內地那樣。但這在杭州的商業上並不佔主要位置。〕故南宋杭州實是消費的商業都市。

（註一）例如范公稭過庭錄說杭州“許昌筆人郭純隸業甚精。遠人多求之。”

又如夢梁錄卷五說：“市井撲賣土水粉捏妝綵小象兒并紙畫者，外郡人市去爲土宜遺送。”

（註二）如魯應龍閑窗括異志說海南香料輸入杭州後，再轉販往紹興云：“華亭人黃翁，世以賣香爲業。□□□後徙居（紹興）東湖楊柳巷。世以賣香爲生。每往臨安江下收買甜頭，歸家修事爲香貨賣。甜頭者，香行俚語也；乃海南販到栢木及藤頭是也。黃遂將此木斷截挑棺，如箋香片子，與蕃香相和。上甑內蒸透。以米湯調合墨水，用荊帶蘸墨水就甑內翻瀾。此香遍班，取出攤乾。上市貨賣。淳熙間……”

(二) 南宋杭州的人口及其消耗

欲知南宋杭州的消耗狀況，先要知道杭州的人口數量。上邊說過，杭州自南渡時起，“歷三朝五十餘年”便“民物百倍于舊”，過了百年便“版籍百倍往昔”。這是說得浮泛一點。夢梁錄卷十九說：

柳永詠錢塘詞曰：“參差十萬人家。”此元豐前語也。自高廟車駕由建康幸杭駐蹕，幾近二百餘年。戶口蕃息，近百萬餘家。

這裏所說，未免太過誇張。“近百餘萬家”，那就是說南宋杭州是數百萬人口的大都市了。此種人口過度集中于都市的現象，實起自近代工業革命以後。在工業革命以前的南宋杭州，雖然因為是政治中心的原故，吸收了大量的人口，實在亦不會有這許多。所以夢梁錄作者吳自牧在同書的其他地方，便自己打起自己的咀巴來。如卷十六云：

杭州人烟稠密，城內外不下數十萬戶，百十萬口。

又卷十八列舉隋，唐以來杭州人口的確數云：

杭城今爲都會之地，人烟稠密，戶口浩繁，與他州外郡不同。自隋，唐朝考之：

隋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

唐正觀中，戶三萬五千七十一，口一十五萬三千七百二十九。

唐開元戶八萬六千二百五十八。

宋朝太平寰宇記，錢塘戶數，主六萬一千六百八，客八千八百五十七。

九域志，主一十六萬四千二百九十三，客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三。

中興兩朝國史，該戶二十萬五千三百六十九。

乾道志，戶二十六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口五十五萬二千六百七。

淳祐志，主客戶三十八萬一千三十五，口七十六萬七千七百三十九。

咸淳志，九縣共主客戶三十九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萬七百六十。

這些數目都是從咸淳臨安志卷五八轉錄來的（但“九縣共主客戶”數字，咸淳志原作

“今主客戶”，想是夢梁錄作者轉錄之誤。），當然比較可靠。（註三）

南宋杭州有百多萬的人口，大致可以相信。因為那時杭州的市區，不限于城牆以內，而且擴充到城外附近各處。夢梁錄卷十九云：

杭城之外，城南西東北各數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鋪席駢盛，數日經行不絕。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見杭城繁盛矣。

又咸淳臨安志卷十九云：

紹興十一年五月十日守臣俞俟奏請：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烟繁盛，各比一邑。乞于江漲橋浙江置城南北左右廂，差親民資序京朝官主管本廂公事，杖六以下罪聽決。旨依。

因此，西湖本來是在杭州城外的，而馬哥李羅遊記却說牠在城內。（Yule 書，vol. II, p. 186）

復次，南宋杭州除了因為是政治中心，吸收大量人口以外，由于杭州都市文明的進步，物質生活的優越，亦足以吸引外地住居人民的遷入。異聞總錄（撰人佚）卷四記載邢孝揚討厭在湖州住居的不好，于是搬家往杭州云：

邢太尉孝揚，初南渡，寓家湖州德清驛。湫隘不足容，謀居于臨安甚切。得薦橋門內王璵太尉宅，……盡室徙之。

又同書記載沈唯之因為要參觀杭州的熱鬧的郊祀禮，自湖州攜家至杭寓居云：

乾道丁亥歲沈唯之自湖州攜家觀郊禮于都下，寓居薦橋門內一空宅樓上。

由此可見杭州有百多萬人口是很可能的。

人口百萬以上的都市，在現今的中國也不過只有四五個。在南宋時，杭州已有百多萬的人口，自然是很有可觀了。有這許多人口的杭州，其所消耗的物品當然不少。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一書（龍川文集卷一）云：

（註三）且人日野開三郎東洋中世史（世界歷史大系）第三篇第二〇六頁說南宋

末年杭州人口約共百五十萬。其根據的文章是“南宋の首府臨安の戸口”

（平沼淑郎博士古稀祝賀記念社會經濟史論集）。此文尚未見到，不知如

何論斷。

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于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于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于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

宋史卷四三六陳亮傳及四朝聞見錄乙集都有相似的記載。陳亮反對孝宗繼都錢塘的一理由是“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于干戈之餘”；其又一理由是“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而所謂“山川之氣”“發泄而無餘”指的是“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于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由此可見南宋杭州人士關於享樂及衣食住的消耗之大。其中關於享樂方面，杭州被稱爲“銷金鍋兒”，其消耗的利害更可想見了。周密武林舊事卷三說西湖

承平時，頭船如大綠，閒綠，十樣錦，百花，寶勝，明玉之類，何翅百餘。其次則不計其數。皆華麗雅觀，誇奇競好。而都人凡締姻，賽社，會親，送葬，經會，獻神，仕宦，恩賞之經營，禁省臺府之囑託；貴璫要地，大賈豪民，買笑千金，呼盧百萬；以至癡兒騃子，密約幽期，靡不在焉。日靡千金，靡有紀極。故杭諺有“銷金鍋兒”之號。此語不爲過也。

在南宋杭州的種種消耗中，以飲食方面爲最大。這可分開三點來說：

(1) 因爲杭州的人口多，所消耗的食料也從而加多。夢梁錄卷十六云：

杭州人烟稠密，城內外不下數十萬戶，百十萬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諸司有該俸人外，細民所食，每日城內外不下一二千餘石。

又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上云：

余向在京幕聞吏魁云：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者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焉。

按周密，南宋末年人。這裏說他所“向在”的“京幕”的“京”，當然指的是杭州，而不是汴梁，雖然杭州通常都被呼爲“行在”或“行都”，而不被呼爲“京師”。

又武林舊事卷六云：

俗諺云：“杭州人一日喫三十丈木頭。”以三十萬家爲率，大約每十家日喫搗槌一分。合而計之，則三十丈矣。

這段記載頗爲費解。按玉篇卷六云：

搗 力堆切。 研物也。

又廣韻卷一云：

椎 椎鈍不曲撓。 亦棒椎也。 又椎髻。 槌 上同。 又直長切。

由此可知，“搗”有研物的意義；“槌”是“棒槌”，是一種木頭。合起來講，“搗槌”是用來研磨米麥或其他食料的木頭的意思。這有兩種旁證：(a)作者的家鄉廣東有一種木頭名叫“搗漿棍”，是用來把濕過水的米研磨成漿或粉的。按“搗槌”的“搗”與“搗漿棍”的“搗”相同；“槌”即“棒槌”，而辭源說“俗稱棒爲棍”。可見“搗槌”與“搗漿棍”實是同一作用的木頭，不過因爲時間及空間上的差異，故名詞上略有不同而已。(b)原書記載“搗槌”之前，記有“舂米”，“劈柴”等項。這都是關於飲食方面的事情。所以這裏的解釋，大約是不會與原意相差太遠的。至于全段文字，則可以這樣解釋：簷前滴水，石爲之穿。搗槌老是用來研磨米麥或其他食料，如磨墨那樣，自然是要變短或變薄的。杭州人每日因研磨食物而耗去的木頭共長三十丈。這無形中消失去了的木頭是夾雜在食物裏邊被杭州人吃到肚中去了。所以說“杭州人一日喫三十丈木頭”。由此可見杭州人每日消耗食料之多。

(2) 杭州都市文明進步的結果，飲食也講究起來。就時間上說，夏天有夏天的食品，冬天有冬天的食品。夢梁錄云：

冬天賣五味肉粥，七寶素粥。夏月賣義粥，餛飩子豆子粥。(卷十三)

今杭城茶肆……四時賣奇茶異湯。冬月添賣七寶搗茶，餛飩子葱茶，或賣鹽豉湯。暑天添賣雪泡梅花酒，或縮脾飲暑藥之屬。(卷十六)

就地點上說，杭州的飲食除本地製法外，各地的製法都有。據都城紀勝，有北食，川飯，衢州飯等：

如酪麵亦只後市街賣酥_○賀家一分。每箇五十貫。以新樣油餅兩枚夾而食之。此北食也。

南食店謂之南食川飯分茶。

衢州飯店又謂之悶飯店，蓋賣盒飯也。

杭州人對於飲食是這樣的講究，其中好些名貴食品所消耗的食品料是很多的。如陳世崇隨隱漫錄卷二云：

偶敗篋中得上每日賜太子玉食批數紙，司膳內人所書也。……略舉一二。

如羊頭簽止取兩翼。土步魚止取兩腮。以螭蚌爲簽，爲餛飩，爲根羹，止取兩螯。餘悉棄之地，謂非貴人食。有取之，則曰：“若輩真狗子也！”

按陳世崇，南宋末年人。他這段文字的記載當然指的是杭州的皇宮，而不是汴梁。這種大量的消耗食料于一二種名貴食品中的情形，實不限于皇宮內，而且普遍于當時士大夫間。洪巽陽谷漫錄（說郛卷七三）云：

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雜劇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娘等級，截乎不素。就中廚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予以寶祐丁巳參闈，寓江陵，嘗聞時官中有舉似其族人置廚娘事，首末甚悉。謾申之以發一笑。其族人名某者，奮身寒素，已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淡泊，不改儒家之風。偶奉祠居里，便嬖不足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留某官處晚膳，出京都廚娘，調羹極可口。適有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囑以物色，價不屑較。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地。有容藝，能算能書。旦夕遣以詣直。”不二旬月，果至。初憩五里頭時，遣脚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歷叙慶新，即日伏事左右，千乞以回輜接取，庶成體面。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之，爲之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紅衫翠裙，參侍左右乃退。守大過所望。小選親朋輩，議舉杯爲賀。廚娘亦遽致使廚之請。守曰：“未可展會。明日且具常食五杯五分。”廚娘請食品藥品資次。守書以示之。食品第

一爲羊頭簋，菜品第一爲葱薑，餘皆易辦者。廚娘謹奉旨，數舉筆硯具物料。內羊頭簋五分，合用羊頭十箇；葱蒜五櫟，合用葱五斤；他稱是。守因疑其妄。然未欲遽示以儉鄙，姑從之。而密覘其所用。翌旦，廚師告物料齊。廚娘發行奩，取鍋銚盂勺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燦燦耀目，皆白金所爲，大約正該五十七兩。至如刀砧雜器，亦一一精緻。傍觀嘖嘖。廚娘更圍襖圍裙，銀索攀膊，掉臂而入，據坐胡床。徐起切抹批醬，慣熟條理，真有運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也，澆置几上，剔留臉肉，餘悉擲之地。衆問其故。廚娘曰：“此皆非貴人之所食矣。”衆爲拾置他所。廚娘笑曰：“若輩真狗子也！”衆怒，無語以答。其治葱薑也，取葱徹徹過湯沸，悉去鬚葉，視櫟之大小分寸而裁截之；又除其外數重，取條心之似韭黃者，以淡酒醃浸噴；餘棄置了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筯無贏餘，相顧稱好。既撤席，廚娘整襟再拜曰：“此曰試廚，幸中台意照例支犒。”守方遲難，廚娘曰：“豈非待檢例耶？”探囊取數幅紙以呈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賜或至千券數疋，嫁娶或至三二百千雙疋，無虛拘者。守破慙勉強，私切喟嘆曰：“吾輩事力單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廚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以他事，善遣以還。其可笑如此。

由于這段文字中記有南宋寶祐的年號，可知其中所說的“京都”及“京官”的“京”是就杭州而言。

(3)最後，由于杭州飲食商店之多，我們也可見出杭州關於飲食的消耗之大。
夢梁錄卷十三說杭州

處處各有茶坊，酒肆，麵店，果子，綵帛，絨線，香燭，油醬，食米下飯魚，肉，齋，腊等鋪。

夢梁錄卷十六更把杭州的飲食商店分爲五大類，每一類又分爲好幾種。茲列舉如下：

(1)茶肆

大凡茶樓多有富室子弟，諸司下直等人，會聚習學樂器，上教，曲賺之類，謂

之挂牌兒。……又有茶肆專是五奴打聚處。亦有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行老，謂之市頭。大街有三五家開茶肆樓上，專安著妓女，謂之花茶坊。……更有張賣麵店隔壁黃尖咀蹴毬茶坊。又中瓦內王媽媽茶肆名一鬼窟茶坊，大街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約友會聚之處。

(2) 酒肆

大抵酒肆除官庫，子庫，脚店之外，其餘謂之拍戶，兼賣諸般下酒食次。……更有包子酒店，專賣灌漿饅頭……之類。又有肥羊酒店……零賣軟羊……。有一等直賣店不賣食次下酒，謂之角毬店。……更有酒店兼賣血臟豆腐羹……之屬。

(3) 分茶酒店

凡分茶酒肆賣下酒食品。……又有托盤檐架至酒肆中歌叫買賣者。如炙鷄，八焙鷄……。更有檯牀賣熟羊，炙鰕……等物。

(4) 麵食店

大凡麵食店，亦謂之分茶店。若曰分茶，則有四軟羹，石髓羹……。更有專賣諸色羹湯，川飯并諸煎肉魚下飯。……有店舍專賣餛飩麵……。又有專賣素食分茶，不悞齋戒。……又有專賣家常飯食……。更有專賣血臟齏肉菜麵……又有賣菜羹飯店……。

(5) 葷素從食店

市食點心，四時皆有。任便索喚，不悞主顧。且如蒸作麵作賣四色饅頭……。更有專賣素點心從食店……。更有饅頭店……。又有粉食店……。及沿街巷陌盤賣點心……。及沿門歌叫熟食爇肉……。

杭州所以有這許多飲食商店，絕不是偶然，而是適應當地大量人口的需要而產生的。

以上是南宋杭州消費的概況。其中較詳細的情形，如建築材料的消耗，因為材料排列的方便，于第五節述之。

南宋杭州要消耗這許多日常衣食住及享樂方面的物品，當然不能自給。就是杭州本身可以生產，亦生產不了這許多。尤其食料方面的生產，在一般都市中實在是很少，甚至沒有的。Henri Perenne 說：“都市的羣衆，事實上，唯有從外邊輸入

食料才能生存。”(Medieval Cities, p.105)又說：“他們(市民)迫于備辦大量人口的給養，不得不從外邊取得食料。”(同上，p. 216)一般的都市已經是這樣；杭州在當時是政治的中心，牠所包含的人口，生產者少，消費者多，其所消耗的一切更有待于外地的供給了。

杭州與外界的交通，以水道為主，陸道為輔。與浙江內地交通，大都靠浙江。與國內各地交通，靠運河及通運河的川流。與閩，粵及海外交通，則由海道。由各地販運來杭的貨物大半經由這幾條路線。

以下讓我們分別考察由各地輸入杭州的貨物。

(三) 飲食類商品之輸入

(1) 柴，米之輸入

咸淳臨安志卷二云：

薪南榮北，舳舻相銜。

由這兩句話可看出南宋杭州從外邊輸入柴，米的熱鬧情形。但這裏沒有指出牠們的來源是那裏。周必大二老堂雜誌卷四云：

車駕行在臨安，土人諺云：“東門榮。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

蓋東門絕無民居，彌望皆榮園。西門則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給坊市。

嚴州，富陽之柴聚于江下，由南門而入。蘇，湖米則來自北關云。

由此可知杭州的柴來自嚴州，富陽二地，米則來自蘇州及湖州。此外柴炭的來源還有婺，衢，徽等州。夢梁錄卷十二云：

其浙江船隻，雖海艦多有往來，則嚴，婺，衢，徽等船多嘗通津買賣往來，謂之長船等隻。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橘，乾濕果子等物多產于此數州耳。

以上兼述柴，米。以下請專說後者。

杭州米的來源，并限于蘇州，湖州二地，常州，秀州及鎮江等處也有米船販運往杭州。施諤淳祐臨安志卷十云：

城外運河 在餘杭門外東新橋之北。通蘇，湖，常，秀，鎮江等河。凡諸

路網運及販米客船皆由此河達于行都。(夢梁錄卷十二有同樣的記載，不過

“城外運河”作“新開運河”。)

夢梁錄卷十六更加上淮南，廣東(註四)二地：

然本州所賴蘇，湖，常，秀，淮，廣等處客米到來。

此外婺州米也販運往杭州賣。夷堅續志(適園叢書本。不著撰人姓名，只題“澄江河東思善堂”數字。)後集卷一云：

徐上舍涂，婺州人。一曰自鄉泛舟趨杭。乘米舟。每日坐于米袋之上，惟疊足坐，人亦不知其有疾也。……

以上各地中，以湖州販運到杭州的米為最多。所以杭州北關門外有一鎮市叫做“湖州市”(見夢梁錄卷十三)，以米為其最主要的買賣。夢梁錄云：

杭州裏河……又有大灘船，係湖州市搬載諸鋪米……船隻。(卷十二)

湖州市，米市橋，黑橋俱是米行接客出糶。(卷十六)

又洪邁夷堅甲志卷十九亦有湖州人運米赴杭的記載，更可見其盛況：

沈持要樞，湖州安吉人。紹興十四年婦兄范彥輝監登聞鼓院，邀赴國子監秋試。既至，則有旨：唯同族親乃得試，異姓無預也。范氏親戚有欲借助于沈者，欲令冒臨安戶籍為流寓。當召保官。共費二萬五千。沈不可。范氏挽留之，為共出錢以集事。約已定，沈殊不樂。而湖州當以八月十五日引試，時相去纔二日耳。雖欲還，亦無及。是日晚，忽見室中長人數十，皆如神祇。叱之曰：“此非爾所居，宜速去。不然，將殺汝。”沈驚怖得疾，急遣僕者買舟歸。行至河濱，見小舟，呼舟人平章之。曰：“我安吉人，販米至此。官方需船，不敢歸。若得一官人，當不取其僦

(註四)南宋時廣東有米販往杭州，似頗難令人致信。但那時四明亦輸入廣東的米，可以作為廣米販往杭州的旁證。寶慶四明志卷四云：“明之穀有早禾，有中禾，有晚禾。……一歲之入，非不足贍一邦之民也。而大家多閉糶，小民率多仰米浙東，浙西，歛則上下皇皇。勸分之，令不行州郡。至取米于廣以救荒。”

直。然所欲載何人也？”曰沈秀才。復詢其居。曰：“吾鄰也。雖病，不可不載。”即率舟人共舁以登。薄暮出門，疾已脫然如失。十六日早，抵吳興城下……

各地米船抵杭，先到米市。上邊說過：“湖州市，米市橋，黑橋俱是米行接客出糶。”其中黑橋，咸淳臨安志卷十九云：

米市在餘杭門外崇果院黑橋頭。

此外，新開門外亦開米市（夢梁錄卷十六）。這些米市的任務是一方面接受外來的米，他方面分發給各米店去賣：

又有新開門外草橋下南街亦開米市三四十家。接客打發分俵鋪家及諸山鄉客販賣。

且言城內外諸鋪戶，每戶專憑行頭于米市做價，徑發米到各鋪出糶。鋪家約定日子支打米錢，其米市小牙子親到各鋪支打發客。（夢梁錄卷十六）

這些前前後後的販運手續，因為各種工作人員的組織嚴密，是非常便利的：

且叉袋自有賃戶。肩駝脚夫亦有甲頭管領。船隻各有受載舟戶。雖米戶搬運混雜，皆無爭差。故鋪家不勞餘力，而米徑自到鋪矣。（全上）

“杭城常願米船紛紛而來，早夜不絕可也。”（全上）這是由于大量人口消費的需要所致，前面已經說過。馬哥孛羅遊記記載宋元之交杭州外來糧食買賣之好，更可證明這種說法：

你在街上所遇見的種種式式的行人常常都是這麼擠擁，實在沒有人相信能有充分的糧食來供給他們的消費，除非他們看見每一市日，市場各處擠擁着購物者和從水陸販運糧食來賣的商人，以及一切運到的貨物全都售罄的情形。

（Yule書，vol. II, pp.203-204）

因為外來糧米對於杭州居民是這麼重要，所以政府非常注意。如淳祐七年臨安府尹趙汝憲開浚河道，其主因是要通米舟。淳祐臨安志卷十云：

宦塘河在餘杭門外板橋之西。丁未（淳祐七年）亢旱，資尹趙公與憲開浚，以通米舟。

淳祐七年夏大旱，城外運河乾涸。吏部尚書安撫知臨安府趙公與憲新開河

奏：“照得臨安府客旅船隻，經由下塘，係有兩路。一自東遷至北新橋。今已斷流，米船不通。一自德清沿溪入奉口，至北新橋。間有積水去處，亦皆斷續。每米一石，步担費幾十餘千。米價之增，實由于此。若不亟行開浚，事關利害。今委官相視，見得自奉口至梁渚僅有一線之脈，止可載十餘石米舟。自梁渚至北新橋則皆乾涸，不可行舟。共三十六里，計五千五百三十九丈五尺。除已雇募鄉夫，差委官屬，分段開掘外，又契勘塘岸一帶都保，久失修築，日漸墮坍，緯路狹窄，艱于行往。今就此河所掘之土，幫築塘路，庶幾水陸皆有利濟，實一舉而兩得。謹具奏聞。”奉聖旨皆依奏。

(2) 水產之輸入

馬哥孛羅遊記說離城二十五哩的大海，每日有大量的魚供給杭人食用（Yule 書，vol. II, p. 202）。夢梁錄更指出杭州的魚所自來的海濱各地的名稱：

姑以魚鯊言之，此物產于溫，台，四明等郡。（卷十六）

明，越，溫，台海鮮，魚，蟹，鯊，鱸等貨，亦上通于江，浙。（卷十二）

關於四明魚之在杭州銷售，夷堅續志前集卷一亦有說及：

建炎中高宗幸四明，嘗執一摺疊扇。中有玉孩兒爲扇墜。金人至，登舟倉卒，失手沈扇子江。及都杭州十餘年，忽一日循王張俊預內宴，于執一扇墜玉孩兒。上熟視。乃向年四明所沈者。遂問循王得之何所。答曰：“臣于清河坊鋪家買至。”上即遣人往問鋪家所買之由。謂于每日提籃者得之。遂轉問提籃者。乃謂得之候潮門外陳宅廚娘。繼又問之廚娘。答云：“破黃花魚，重十斤，腹中有此一物。”奏聞，上大悅，以爲失物復還之兆。鋪家，提籃者各與進議校尉。廚娘仍誥封孺人。

販魚到杭州賣的地方，除海濱各地外，湖州因爲距離杭州較近，亦有很多魚運銷到杭州去。如范成大騷鸞錄記載湖州德清縣

龜溪倚山，而薪蒸貴。溪，而不數得嘉魚。以其密邇行都，盡販以往。

又如癸辛雜識後集說苕溪的魚運往杭州云：

賈師憲當柄日，尤喜苕溪之鰻魚。趙與可因造大盤養魚至千頭，復作機使灌

輸不停。魚游泳撥刺自得，如在江湖中。數舟上下，遞運不絕焉。余嘗于張稱深座間，有以活鮓魚爲獻。其美蓋百倍于槁乾者。

以上所言，偏于魚類。此外，其他水產亦多由各地運銷到杭州去。如夷堅支丁卷三說浙東的海蠔云：

臨安荐橋門外太平橋北細民張四者，世以海蠔爲業。每浙東舟到，必買而置于家。計逐日所售，入鹽烹炒。杭人嗜食之。積戕物命百千萬億矣。
淳熙十六年二月之夜……

又如夷堅志補卷四說峴山的鼈云：

峴山縣東近海村中一老叟夢門前河內泊一大舟。舟中罪人充滿，皆繩索纏縛。見叟來，各哀呼求救。繼而舟師攜錢詣門糴米。寤而怪焉。迨旦啓戶，岸下果有一舟。舟子市米，與所夢合。亟趨視，滿艙皆鼈也。累疊縲縛，莫知其數。詢其所之。曰：“將販往臨安鬻之。”叟悚悟此夢，問所直若干。爲錢三萬。叟家頗富贍，如數買之。盡解縛放諸水。是夜夢數百人被甲，于門外唱連珠諾。驚出視之。相率列拜，謝再生之恩。且云：“令君五世大富，一生無疾，壽終生天。”自是叟日康寧，生計日益。乾道中事也。方可從說。

咸淳臨安志卷十九云：

鮮魚行 候潮門外

魚行 餘坑門外水冰橋頭

.....

蟹行 在崇新門外南土門

.....

鯨團 在便門外渾水關頭（武林汨事卷六所載大致相同）

這些魚鯨行團所以全都在城外，爲的是便于外來貨物的接受。接受後，再分發給各商店零賣。如夢梁卷十六云：

城南渾水關有團招客旅鯨魚聚集于此。城內外鯨鋪不下一二百家，皆就此上行。

(3) 牲口之輸入

夢梁錄卷十六云：

杭城內外肉鋪不知其幾。……市上紛紛……至飯前，所挂之肉骨已盡矣。蓋人烟稠密，食之者衆故也。更待日午，各鋪又市彘豚……紅白燻肉等。」或遇婚姻日，及府第富家大席華筵數十處，欲收市腰肚，頃刻並皆辦集，從不勞力。蓋杭州廣闊可見矣。

杭州肉鋪的買賣是這麼發達，其銷售外來的牲口自然很多。茲分別述之：

(1) 猪 何蘧春渚紀聞卷三記秀州的猪在杭州銷售云：

秀州東城居民章十二者，于其莊店豕豕數百，散市杭，秀間數歲矣。建炎初，因幹至杭。過肉案，見懸一豕首，顧之。而人言曰：“章十二，我等償汝債亦足矣。”從者亦聞其言。章愕然悔過。還家，盡毀圈牢，取所存豕市之。得錢數千緡，散作佛事，及印造經文，冀與羣豕求免輪迴刀刃之苦。知者謂章善補過。

(2) 羊 嘉泰會稽志卷一說會稽的羊販于杭州云：

會稽往歲販羊臨安，渡浙江，置羊腥版下。羊齧船茹，舟漏而沈溺者甚衆。至今人以爲戒。

(3) 牛 大約來自婺州。由于桃源手聽（說郛卷二九）說杭州的牛筋取給于婺州，可以推論出來：

孝宗朝詔婺州市牛筋五千斤。時李侍郎椿，字壽翁，爲守，奏：“一牛之筋纔四兩。今必求此，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

(4) 水果之輸入

夢梁錄云：

其浙江船隻，雖海艦多有往來，則嚴，婺，衢，徽等船多嘗通津買賣往來，謂之長船等隻。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橘，乾濕果子等物多產于此數州耳。

（卷十二）

四時果子：……福柑，……福李，台柑，洞庭橘，……衢橘，……又有陳州果兒，密雲柿兒……（卷十六）

又西湖老人繁勝錄云：

羅浮橘 洞庭橘 ……溫柑

由于上述各種水菓的名稱，及其所附記的地名，南宋杭州人士消耗外地水菓之多，可以概見。現更分述其主要者如下：

(1)柑 夷堅志補卷八述杭州販賣溫州黃柑云：

李生將仕者吉州人。入粟得官，赴調臨安。舍于清河坊旅館。……會有持永嘉黃柑過門者，生呼而撲之。輸萬錢，慍形于色曰：“壞了十千，而一柑不得到口！”……

又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十六說台州乳柑運往杭州云：

乳柑出黃巖斷土者佳。……未霜，以餉行都。貴游謂之青柑。

(2)櫻桃 來自越州（即上述的會稽）。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云：

董宋臣始爲小黃門，稍進東頭供奉官。極善逢迎。如櫻桃宴，即于櫻桃未出時遣人往越州買得百顆，奏曰：“請賞櫻桃！”

(3)荔枝及圓眼 來自福建的福州及泉州。夢梁錄卷十三云。

五間樓泉，福糖蜜及荔枝，圓眼湯等物。

而福州荔枝在杭州的買賣尤大。西湖老人繁勝錄云：

福州新荔枝到，進上御前，送朝貴，遍賣街市。生紅爲上，或是鐵色。或海船來，或步擔到。直賣至八月，與新木彈相接。

(4)蜜林檎 來自蘇州。范成大吳郡志卷三十云：

蜜林檎實，味極甘，如蜜。雖未大熟，亦無酸味。本品中第一。行都尤貴之。

(5)葡萄 馬哥孛羅遊記說。

葡萄及葡萄酒在那裏（指杭州）都沒有出產，很好的葡萄乾來自外地，葡萄酒也是這樣。（Yule 書，vol. II, p. 202）

按西湖老人繁勝錄記有“太原葡萄”及“番葡萄”等。馬哥孛羅所指的或者就是這些。

(5) 菜，鹽，酒，藥等之輸入

(1) 菜 咸淳臨安志卷十九云：

菜市在崇新門外南北土門及東青門外鬻子橋等處

菜市之所以在城外，與米市，魚行等同樣，是因為便于接受外來貨物的原故。杭州每日所消耗的菜蔬甚多，單是胡椒一項，每日由外地運往杭州食用的就有四十三担之多。馬哥孛羅遊記記載宋末元初杭州人消耗外來胡椒的數量云：

馬哥君曾聽見一個大汗的徵稅官說，每日運入行在消耗的胡椒共四十三担，每擔重二百二十三磅。”(Yule 書，vol. II, p. 204)

又天台出產的桐蓴亦為杭州居民所食用。癸辛雜識後集云：

天台所出桐蓴，味極珍。然致遠必漬之以麻油，味未免頓減。諸謝皆台人，尤嗜此品。乃併揅桐木以致之。旋摘以供饌，甚鮮美，非油漬者可比。

(2) 鹽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記載賈似道令人從外地運鹽至杭州銷售云：

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賣之。太學生有詩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鹽。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3) 酒 武林舊事卷六記載南宋杭州的種種酒名，并說出牠們各自的出產地云：

瓊花露揚州 六客堂湖州 齊雲清露 雙瑞蘇州 愛山堂 得江東總 留都春 靜治堂江閩 十州春 玉醅海關 海岳春西總 籌思堂江東 漕清 若空秀州 蓬萊春越州 第一江山 北府兵廚 錦波春 浮玉春鎮江 秦淮春 銀光建康 清心堂 豐和春 蒙泉溫州 蕭灑泉嚴州 金斗泉常州 思政堂 龜峯衢州 錯認水婺州 穀溪春蘭溪

關於揚州的瓊花露，劉壎隱居通議卷二一云：

陳丞相文龍咸淳初為太學生。是年學中引放公試之旦，適奔馳弗及。既至公闈，則試者畢入，已局闔絕關矣。公既弗得入，亟陳于當國者。賈師憲特筆送入試。已而同舍生忌公才名，幸其不試。又以為此賈相送至，有司必觀望私取，則有妨同進。競白于監試者。卒不啓關。公以此終不得試，惟以一啓謝廟堂。當時傳誦。……啓曰：……既上，賈師憲嘉其材，餽以瓊花露百瓶，蓋揚州名酒也。

又上邊引的馬哥孛羅遊記說過，杭州的葡萄酒是從外地輸入的。

(4)藥 杭州人所用的藥物，有來自四川及廣東的。所以西湖老人繁勝錄記有“川，廣生藥市。”又有來自淮南的。鬼董（撰人佚）卷五記臨安商客往淮南市藥云：

周寶先販藥時，嘗賃顧八船往來，多與之賞，使匿稅。又時商客雜沓，顧八不以爲怪也。至是亦用之。謂曰：“我與數布客欲往淮南市藥，不欲晝行。夜分當集于舟。俟我來，即疾出臨安界。必倍酬汝。”顧八艤舟新橋以待。……

按同書又云：“淳熙間木工周寶以小商販易安豐場”，那末，這裏所說的“往淮南市藥”的“藥”是不限于淮南出產的藥，而且包括在樵場與金人樵易所得的藥了。此外，會稽出產的藥也運往杭州去賣。嘉泰會稽志卷十七云：

紫石英……今諸暨楓橋山間每雷雨後民競往採之。然必祠神而後入山。蓋用謝敷故事。但土豪爲壟斷，民得石多歸之。它人未易得也。自此至婺女，地產紫石英甚多。但不如諸暨之瑩潔有光彩爾。都下及吳中藥肆所賣紫石英，皆此石也。

至于杭州輸入的海外香藥，于本文第六節述之。

(四) 服用類商品之輸入

南宋杭州是一個人口極多的大都市，需要很多服用類的商品。所以杭州雖以絲織著名，有待于外來之供給者亦不少。馬哥孛羅遊記云：

男女都非常文雅，大多數穿着絲綢；這許多材料的供給，一方面是行在自織，一方面是商人由各省輸入。（Yule 書，vol. II, p. 187）

現將各地販往杭州的服用類商品分述如下：

(1)綾 來自蘇州。夷堅志卷六云：

又有吳信者，京師人。父爲內諸司官。獨此一子，愛之甚篤。遣從臨安蔡長忠先生學。信自儻一齋。好紮其衣服。左顧右盼，小不整，即呼匠治之。以練羅吳綾爲鞋襪。微污，便棄去。浣濯者不復着。

(2) 紗 都城紀勝記載杭州的商業云：

且夫外郡各以一物稱最，如吳紗……之類
可見吳郡（蘇州）的紗在杭州的銷路是很好的。

(3) 絹 來自會稽。嘉泰會稽志卷十七云：

絹，舊稱吳絹。今出于諸暨者曰花山，曰同山，曰板橋。其輕勻最宜春服。邦人珍之。或販鬻，頗至杭而止。以故聲價亦不遠也。

(4) 絲帳 由杭州附近的鄉村輸入。錯斬崔寧（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五卷）記載南宋杭州的一件殺人公案，其中有云：

那後生叉手不離方寸：“小人是村裏人。因往城中賣了絲帳，討得些錢。要往褚家堂那裏去的。”

那後生道：“小人姓崔名寧，是鄉村人氏。昨日往城中賣了絲，賣得這十五貫錢。今早偶然路上撞着這小娘子，並不知他姓甚名誰。那裏曉得他家殺人公事？”

(5) 布 杭州人所用的布來自福建及廣東。夷堅支戊卷一載閩商販布往浙江的故事云：

陳公任者，福州長樂縣巨商也。淳熙元年正月一日其妾夢三人入門。其二衣綠袍。文牘大書于壁間曰：“陳公任今年四月初七日主惡死。”妾識字能讀。明旦告其侶曰：“夜來夢極不祥。”相與視壁上字，一無所有。皆匿諱不敢說。久之，衆商張世顯，何仲立，仲濟十餘輩識云：“福清東牆莫少俞治船，欲以四月往浙江。可共買布同發。”如期而行。至州界鳧鷹港，夜可二鼓，船師報船無故自折。世顯遽擁衾出。是時碇泊處去岸猶丈許，覺如有人擁其背至岸。餘人相繼騰上。惟公任，仲立留戀貨財，未肯捨。頃之舟沈，而縶出水面。二人急抱縶逐浪上下，哀呼求救，不可忍聞。腹爲縶所搖，幾至于裂。竟墮死波中。正四月初七夜也。世顯之

增林深之說

又西湖遊覽志餘卷二載廣商販布至杭云：

正月十四夜蔣安禮進竹絲燈，其明過于柵子燈。上（理宗）大喜。（董）

宋臣奏曰：“明日臣亦獻此燈。”安禮退而笑曰：“吾經年乃成。豈一夕可辦？”時有廣商販布，竹至杭。宋即買數疋翦以為燈。頃刻而成，細而且薄。

(6) 蘆蓆 由華亭 (上海前身) 輸入。夷堅志補卷十二記載華亭客商販運蘆蓆往杭州的故事云：

紹興二十八年華亭客商販蘆蓆萬領往臨安。巍然滿船。晚出西柵，一道人呼于岸，欲附載。商曰：“船已塞滿，全無宿臥處。我自露立，豈能容爾？”道人曰：“與汝千錢，但輟一席地足矣。”商曰：“遇雨奈何？”道人曰：“更與汝百錢，買蘆蓆一領，遇雨自覆。”商利其錢，使登舟。坐于席上，僅容膝。不見其飲食便溺。在途亦無雨。到北關乃辭去，曰：“謝汝載我，使汝多得二十千以相報。”商殊不曉。適是年郊祀，大禮青城，用蘆蓆甚廣。臨安府懼乏，凡販此物至者，每領額外增價錢二文，盡買之。遂贏二萬。搬卸既畢，最下一領有墨書六大字曰：“呂洞賓曾附舟。”字畫遒勁。好事者爭來觀視，知為仙翁。

(五) 建築類商品之輸入

南宋杭州消耗許多建築類的商品。這有兩種原因：

(1) 宋室南渡，杭州成為政治中心，一方面增加了許多政治機關，一方面流入了大量的人口，以前的房屋不夠用，于是大興土木。結果，杭州原有的荒地，南渡後全被稠密的房屋覆蓋着。如楊和甫行都紀事 (說郛卷二十)云：

俞家園在今井亭橋之南。向時未為民所占，皆荒地，或種稻，或稻麥，故因以園為名。今則如蜂房蟻窩，盡為房，廊，屋舍，巷陌，極為難認。蓋其錯雜與棋局相類也。

又西湖遊覽志餘卷二三云：

前宋時杭城西隅多空地，人蹟不到。寶蓮山，吳山，萬松嶺，林木茂盛，闕無民居。城中僧寺甚多，樓殿相望。出湧金門望九里松，更無障礙。自六蜚駐蹕，日益繁豔。湖上屋宇連接，不減城中。有為詩云：“一色樓臺

三十里，不知何處是孤山。”其盛可想矣。

建造這些新興的房屋，自然要消耗許多建築材料。

(2)房屋多了，互相緊接着，街道亦因之狹小。結果火警容易發生。夢梁錄卷十云：

臨安城郭廣闊，戶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棟連簷，寸尺無空。巷陌壅塞，街道狹小，不堪其行。多爲風燭之患。

按西湖遊覽志餘卷二五云：

宋朝建都，城中大火二十一度，其尤烈者五度。紹興二年五月大火，頃刻飛燔六七里，被災者一萬三千家。六年十二月又火，被災者一萬餘家。嘉泰元年辛酉三月二十八日，寶蓮山下御史臺吏楊浩家失火，延燒御史臺，司農寺，將作監，進奏文思院，太史局，皇城司，法物庫及軍民五萬二千四百家，綿亙三十里，凡四晝夜乃滅。……嘉泰四年甲子三月四日，糧料院後劉慶家失火，延燒糧料院，右丞相府，尙書省，中書省，樞密院，左右司諫院，尙書六部，南至清平山，萬松嶺，和寧門，西及太廟，三茅觀，下及軍民七千家，二晝夜乃滅。紹定二年辛卯大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城市爲之一空。

其餘較小的火警，在南宋杭州簡直不可勝數。只要一翻宋史中南宋各帝紀，便可知道。大火過後，房屋多被焚燬，建築材料的需要自然大增。

南宋杭州既消耗這許多建築材料，因爲本身沒有出產，或出產而不夠用，自然要取給于外地。如夷堅志再補記載杭州大火時，裴某大作投機事業，大規模的在外收買建築材料，輸入城中販賣云：

夷堅志載“裴老智”謂：紹興十年七月臨安大火，延燒城內外室屋數萬區。裴方寓居，有質庫及珍珠肆在通衢，皆不顧，遽命紀綱僕分往江下及徐村，而身出北關，遇竹，木，磚，瓦，蘆葦，椽桷之屬，無論大小，盡評價買之。明日有旨：竹木材料免徵稅抽解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裴獲利數倍，過于所焚。

關於杭州火警後，建築材料可免稅輸入，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亦有說及：

紹興三年臨安火。免竹木稅。

光，寧以降，亦屢與放免商稅，或一年，或五月，或三月。凡遇火，放免竹木之稅亦然。

以下分述各地建築材料之輸入杭州：

(1)竹 最遠有來自廣東者。上引西湖遊覽志餘卷二有云：

時有廣商販布，竹至杭。

可見一斑。

(2)木 產于歙浦，集中于嚴州，再由嚴州運往杭州銷售。驂鸞錄云：

三日泊嚴州。渡江上浮橋，遊報恩寺。……浮橋之禁甚嚴。歙浦杉排，畢集橋下。要而重征之。商旅大困。有濡滯數月不得過者。余掾歙時，頗知其事。休寧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種杉爲業。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難窮。出山時價極賤。抵郡時已抽解不貲。比及嚴，則所征數百倍。嚴之官吏方曰：“吾州無利孔。徵歙杉，不爲州矣。”觀此言，則商旅之病，何時而瘳！蓋一木出山，或不直百錢；至漸江乃賣兩千：皆重征與久客費使之。

按“漸江”卽“浙江”。西湖遊覽志餘卷二一說：“更名爲‘漸’者，字之訛也。”

歙浦的杉木既販運到浙江（水名），當然運到當時浙江流域中的大消費地杭州了。

這可證諸夢梁錄卷十二：

其浙江船隻，雖海艦多有往來，則嚴，婺，衢，徽等船多嘗通津買賣往來，謂之長船等隻。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橘，乾濕果子等物，多產于此數州耳。

按產杉的歙浦及休寧均屬徽州，嚴州是杉木的集中地，杉木當卽是這裏所說的“木植”之一種。

(3)甌瓦灰泥 由下塘輸入。夢梁錄卷十二云：

杭州裏河……又有大灘船，係湖州市搬載諸鋪米及……下塘甌，瓦，灰，泥等物……船隻。

關於杭州所用的瓦之由外輸入，西湖遊覽志餘卷二三亦云：

高宗南渡後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所。適造一殿，無瓦而值雨。臨安府與漕司皆憂之。忽一吏白于官長曰：“多差兵士以錢鏹分俵關廂鋪席，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候旬日，新瓦到，照數賠還。府司从之。殿瓦咄諾而辦。

(六) 奢侈品之輸入

都城紀勝（武林掌故叢書本）云：

自大內和寧門外新路，南北早間珠，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于此。

錦體社，八仙社，……七寶考古社，皆中外奇珍異貨。

又耐得翁古杭夢游錄（五朝小說大觀本）云：

自大內和寧門外新路，南北寶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于此。

按都城紀勝與古杭夢游錄的作者同是耐得翁，而兩書的內容又大致相同，想是同書異名的原故。將兩段文章一比，知都城紀勝中的“早間”二字實是衍文。由于“南北珠（或作寶），玉，珍異及……奇器天下所無者”及“中外奇珍異貨”等詞句，可見出南宋杭州輸入外國或外地的奢侈品之一斑。

南宋杭州設有市舶務，以掌國外貿易。周淞乾道臨安志卷二云：

市舶務在保安門外諸家橋之南。

淳祐臨安志卷七云：

市舶務，在保安門外。淳祐八年，撥歸戶部，于浙江清水閘河岸新建，題曰“行在市舶務”。

又咸淳臨安志卷九云：

市舶務在保安門。海南之自外舶至杭者，受其券而考驗之。又有新務，在梅家橋之北，以受舶綱。

海外商人，有親自運貨至杭州買賣的。在那裏有很好的房子給他們存放貨物。馬哥字羅遊紀云：

與大街平行，而在市場後邊，有一大運河。在這直達市場的河堤上有石建的房子，由印度及其他各國來的商人都在這裏儲藏貨物，然後運往市上。

(Yule 書，vol. II, p. 201)

關於這種儲藏貨物的棧房，可證諸夢梁錄卷十九：

且城郭內北關水門裏，有水路週迴數里。自梅家橋至白洋湖方家橋，直到法物庫，市舶前，有慈元殿及富豪內侍諸司等人家于水次起造場房數十所，為屋數千間。專以假賃與市郭間鋪席，宅舍及客旅寄藏物貨并動具等物。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風燭，亦可免偷盜，極為利便。蓋置場房家月月取索假賃者管巡廊錢會，顧養人力，遇夜巡警，不致疏虞。

這種場房建築在“市舶前”，是因為要便利外來“客旅寄藏貨物”的原故。而這些外來貨物所以要存放在這麼好的房子裏，花好些錢（“管巡廊錢會”），以保安全，當然不是普通貨物，而是珍貴的貨物或奢侈品。除此以外，杭州的海外奢侈品，又有由泉州，廣州等地轉販來的。這是因為泉州和廣州在當時是最大的國際貿易海港的原故。如夷堅丁志卷六記泉州海賈販運沈香，龍腦等物往杭州云：

泉州楊客為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每遭風濤之厄，必叫呼神明，指天日立誓，許以飾塔廟，設水陸為謝。然纔達岸，則遺忘不省，亦不復記錄。紹興十年出海洋，夢諸神來責償。楊曰：“今方往臨安。俟還家時，當一一賽答，不敢負。”神曰：“汝那得有此福？皆我力爾。心願不必酬，只以物見還。”楊甚恐。以七月某日至錢塘江下，幸無事。不勝喜。悉輦物貨置抱劍街主人唐翁家。身居柴梁橋西客館。唐開宴延佇。楊自述前夢，且曰：“度今有四十萬緡。姑以十之一酬神願，餘攜歸泉南置生業，不復出矣。”舉所賣沈香，龍腦，珠玕，珍異納于土庫中。他香，布，蘇木，不減十餘萬緡，皆委之庫外。是夕大醉。次日聞外間火作，……稍定還視，皆為煨燼矣。遂自經于庫牆上。暴尸經夕，僕告官驗實，乃得棄葬云。

又宋會要（引自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五卷第五號宋代提舉市舶司資料）記載商客由泉，廣販運珍貴香藥等物往杭州云：

嘉定六年四月七日，兩浙轉運司言：臨安府市舶務有客人于泉，廣蕃名下轉買已經抽解胡椒，降真香，縮砂，荳蔻，藿香等物，給到泉，廣市舶司公引，立定限日指往臨安市舶務住賣。从例係市舶務收索公引，具申本司，委通判主管官點檢，比照原引色額數目，一同發赴臨安府都稅務收稅放行出賣。如有不同，并引外出剩之數，即照條抽解。將收到錢分隸起發上供。……

南宋杭州輸入的奢侈品，除上述的海外出產外，尚有多種。茲分別述之：

(1)珠 除上述海外所產的“珠球”外，混同江中所產的珠，名叫“北珠”，亦自金國販到杭州。宋史卷二四七宗室傳記趙師舜在杭州購北珠賂韓侂胄諸妾云：

(韓) 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南北珠冠四枚于侂胄。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胄未有以應也。(趙) 師舜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妾爲求遷官。得轉工部侍郎。

此事在慶元黨禁(撰人佚)中記載得更詳細：

侂胄妻早死。有四妾，皆得郡封，所謂四夫人也。其次又十人，亦有名位。丁巳秋冬之間，有獻北珠冠四枚者。侂胄喜，以遺四夫人。其十人皆慍曰：“等人耳，我輩不堪戴耶！”侂胄患之。趙師舜時以列卿守臨安，微聞其事。侂胄入朝未歸，京尹忽遣人致餽。啓之，十珠冠也。十人者大喜，分持以去。侂胄歸，左右以告侂胄；未及有言，十人者咸來致謝，遂已。翌日，都市行燈，羣婢皆頂珠冠而出。明日語侂胄曰：“我曹夜來過朝天門，都人聚觀，直是喝采。郡王奈何不與趙大卿轉官耶？”翌日又言之。于是有工部侍郎之命。

按都城紀勝云：“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謂之珠子市頭。如遇買賣，動以萬數。”趙師舜買珠製冠十個即需錢十萬緡，與此正合。

(2)胡樂 來自金國。鬼董卷五云：

十四弦，胡樂也。江南舊無之。淳熙間，木工周寶以小商販易安豐場，得其製于敵中。始以獻羣閣。遂盛行。

(3)玩具 如夷堅續志後集卷二載平江玩具在杭州銷售云：

臨安風俗，嬉遊湖上者相尚。多買平江泥孩兒，仍與鄰家，謂之土宜像。

(4) 珍禽 南宋杭州人士玩弄珍禽的風氣很盛，而珍禽亦有待于外地之供給。

咸淳臨安志卷四十載紹興二年八月禁止輸入花木珍禽的詔令云：

訪聞行在漸賣花木窠株，或一二珍禽。此風不可長。及有舟船輿販，多以

旗幟妄作御前物色。可嚴行禁止。或官司合行收買者，須明坐所屬去處。

其花木窠株珍禽，可割下臨安府諸門曉示，不得放入。

在這些珍禽中，有一種是鷹，由蕭山輸入。趙叔向肯綮錄云：

予頃在蕭山時，地近武林，一族人家好養鷹。一日，有中貴人以百餘錢買一鷹去。……

(5) 奇異花木 南宋杭州有許多奇異花木，以供欣賞。都城紀勝說：

東西馬塍諸園，乃都城種植奇異花木處。

既然說是“奇異”，當然是遠道販運來的花木，而不是習以為常的土產了。關於這些奇異花木的產地，名稱，西湖遊覽志餘卷三云：

二月八日為桐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競集……高麗，華山之奇松，交，廣海嶠之異卉，不可縷數。莫非動心駭目之觀也。

在這些奇花異卉中，有茉莉，素馨等花。陳善捫蝨新語卷十五說閩商販運這些花卉赴浙云：

近日浙中好事家亦時有茉莉，素馨。皆閩商轉海而至。

又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七云：

閩，廣多異花，悉清芬郁烈。而末利花為衆花之冠。嶺外人或云抹麗，謂能掩衆花也。至暮則尤香。今閩中以陶盎種之。轉海而來。浙中人家以為嘉玩。

閩商既販運此花至浙中，當然販至杭州的。按西湖老人繁勝錄記有“茉莉”，可證。此外，杭州的外來花卉，又有從潭州及福建輸入的紅梅。夢梁錄卷十八云：

紅梅有福州紅，潭州紅，柔枝千葉紅，邵武紅等種。

(七) 總結

總括上述，杭州自宋室南渡後，因為是政治的中心，人口集中，消耗大增，本身不能自給，遂有賴于外地商品的輸入。杭州商業于是負起這種使命而大加發展。就各地輸入杭州的商品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有幾條通達杭州的商業路線：

(1)由兩浙各地至杭州 這以浙江及運河為主。因為兩浙（如蘇，湖，常，秀，婺，越，溫，台等州）是米，水果及絲織的生產地，故輸入杭州以此三者為主。浙東濱海各地，是水產要地，故輸入杭州以魚鯊為主。此外歙州的木材，由嚴州轉運赴杭；秀州及會稽的牲口，因為距離很近，均大批輸入杭州。總之，由兩浙各地輸入杭州的商品，大致以飲食類為主，其他為副。

(2)由淮南至杭州 這以運河為主。淮水是南宋與金的國界，兩國貿易的樞場多在那裏。故由淮南運往杭州的商品，大部份是與金樞易所得之物，如藥材，北珠，胡藥，密雲柿兒，太原葡萄等。此外揚州的名酒亦運往杭州銷售。

(3)由四川至杭州 這以長江為主。四川是藥材及蠶絲的大生產地，有許多熱鬧的藥市及蠶市（見費著歲華紀麗譜及黃休復茅亭客話等書）。杭州有四川生藥市，可見四川藥材的大批輸入杭州。但四川的錦帛，除歲輸上供（見費著蜀錦譜及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四）外，尚未見有商人販運往杭州的記載。這或許因為兩浙的絲織已“近水樓臺先得月”，所以四川的錦帛便被逐于杭州市場之外。

(4)由閩粵至杭州 這以海道為主。福建的水果，花卉及布，廣東的布，生藥，米及竹，都運往杭州銷售。福建的泉州，廣東的廣州，都是當時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海外各國的貨物多由此輸入，然後轉運往杭州。這以奢侈品為多。

除此以外，當然還有其他通達杭州的商業路線。然而文書記載有缺，我們一時中所得而考者，不過上列幾條而已。

附記：此文蒙傅孟真師多加指正，特此誌謝。

二十五年四月至五月。